

【百年真相】 父母拴手一起跳河

选自《黑五类忆旧》第十一期



中共发动的文化大革命。

1953 青海省北山蒙古族区成立，我父亲当了区长。我带 20 多户人家，全都是一些牲口少的穷人，在海宴县成立了第一个互助组。一年后，我们又成立了第一个初级社团结社，我当社长。

1 蒙古族人在中共的运动中

1958 年秋，斗争开始了，部落头人、区乡干部被召去开会，扣留下来。部落里男的全部被打成反革命，抓去劳改，剩下的全是女人、娃娃。我那当社长的父亲也被逮捕了。上级也不让我们说蒙古话或藏话。我是那天晚上接到上面通知的，要我们搬到祁连县的托莱牧场，天一亮就要走。我们赶着牛马和羊走，有马也不许骑，抱着娃娃的女人、走不动路的老人也不让骑马。干部们很凶，很牛 B，哪一个营地上的茶烧得迟一点就一脚踢翻，那一天你就别想吃饭。

自古以来，我们蒙古人也罢，藏民也罢，牲口就是我们大家的伙伴，是朋友，也是赖以生存的依靠。牛、马、羊和骆驼在雪地上凄惨地哭叫着，我们的那些孤儿寡妇们悄悄哭，不敢大声哭啊。

到了托莱，除了一顶空荡荡的帐篷外啥也没有，没有吃饭的锅碗。最难的是每家男人大都被抓走了，没有干活的人。冬天那么冷，一个地方只放七天牲口，草就被风刮走了，七天还要再垒一个羊圈。人死掉不要紧，公家的羊死掉咋办？公家的羊死掉是要逮捕法办的。一部分人被赶到农业队了，农业上的生活更紧张，饿死的人数都数不过来。男男女女饿得走不动路。牧场的牲口死得很多，死羊肉收到一起只能交上去，上面有命令，绝对不让我们吃。

开会的时候，会跳秧歌的汉族土族男女一边跳一边唱：“1958 年，吃饭不要钱，共产主义快快来。”会上批斗活佛、阿訇，还要让回族养猪。

1960 年，兰州军区的人在托莱草原上大规模围猎，成群的野马被打死，然后用车拉走。

后来，我们又被赶到默勒滩，从默勒滩又赶到野牛沟。每个人一个月只供应九斤粮，我家有三个娃娃，我的两个，我妹妹的一个，娃娃们吃不饱。大米熬成汤，每人舀上一碗，几粒米沉到碗底，娃娃们用手捞也捞不上。大人一年四季穿的是破球鞋，娃娃们没有鞋。我们在滩上拾那些被部队打死的野马，把皮剥下来泡在水里，给娃娃们缝鞋。

1958 到 1960 年死了多少人啊！冈察、祁连、海晏、默勒……一部分孤儿寡女算是活过来了，总算没有死绝，但是我们没有自己的地方了，没有自己的部落了，我们还是流浪的人。

2 父母手拴在一起跳河

1962 年我父亲被释放回来，但是还戴着反革命帽子。四清运动来了，接着文革又来了，1966 年我的父亲和母亲都给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，因为我们家庭成分是牧主，我的党籍也被开除了。牧主家的娃娃不能上学，我的姊妹们都没有上成学，1980 年我们家平反后上了个学。

我的父亲和母亲每天白天要去放羊放牛，晚上挨批斗、挨打。每天都要批斗，用绳子捆住打。他们在我的父亲脖子上用铁丝吊石头，然后又吊在帐篷里，用烟熏，用棍子打，嘴里灌辣椒、姜粉，我父亲满脸都是眼泪鼻涕。

1968 年 11 月份，我在红土沟、哈萨坟一带放羊。有一天我的父亲母亲没有回家，我问别人，说是批斗完就回家了。我找到红土沟的黑河边，看见父亲母亲的衣裳扔在那里，到第二年开春，冰层化掉，我才在河水边找到父母的尸体，他俩是用绳子把手拴在一起跳河的。公安上的人来了，说这是畏罪自杀。1980 年平反了，可是人早已死了。我的父亲叫达尔基，母亲叫仁青措。

“三退保平安”

中共作恶多端，现在天要灭它，自然连带它的成员。退出中共党、团、队，解除“永远跟党走”的毒誓，免遭连累。

神看人心，真心声明“三退”，真名、化名、小名皆可。

用翻墙软件登录退党网站：

santui.tuidang.org 声明“三退”。